

葛罗米柯同万斯在莫斯科会谈

塔斯社说，会谈详细研究了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草拟情况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二十日电】题：苏美会谈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万斯，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会谈。

详细研究了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草拟情况。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二十日电】（记者：格特曼）美国和苏联在表示希望朝着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

取得更大进展之际，今天举行了双方称之为极为重要的一轮会谈。

美国发言人霍丁·卡特说会谈气氛是求实的。但是共产党人士说，万斯在会谈期间批评了苏联对非洲的政策，葛罗米柯重复了苏联最近提出的批评，说美国关于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政策是反复无常的。

克里姆林宫会议室内的气氛被美国大使馆

外发生的一起暴力事件所破坏了。当时警察拖走了一名企图把自己拴在那里的栏杆上的妇女。

这位妇女三十九岁，叫艾琳·麦克莱伦，她是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为了与丈夫团聚，她谋求移居已经四年多了，但是一再被拒绝允许离开苏联。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加入了出席会谈的苏联代表团。他是一名导弹专家。他的参加被看作是一种可能的迹象，表明人们预期会朝着达成一致意见的方向取得进展。

【法新社莫斯科四月二十日电】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停滞了一年多以后，今天在这里又开动起来，双方似乎都急于获得实在的成果。

葛罗米柯外长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以后说：“迄今，我们只能表示希望会谈将导致积极的成果。”

眼下，以美国国务卿万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不愿过早表示乐观。

塔斯社
报 边

《勃列日涅夫同古巴外交下长的谈话》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十九日电】勃列日涅夫同古巴外交部长的谈话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正在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马尔米耶卡。

在谈话过程中双方深为满意地指出，苏联和古巴之间兄弟友好和多边合作的关系已达到了高水平并正在继续不断地发展。

苏联报刊压低了万斯昨天抵达这里一事的报道。

美国一位人士说，苏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参加了讨论。

美国观察家认为他的出席是一种迹象，表明苏方希望尽快结束此次会谈。

【美联社莫斯科四月二十日电】（记者：巴里·施韦德）美国和苏联今天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希望为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打下基础，但并不期望在武器控制方面有什么戏剧性的突破。

苏联派一位高级军人参加克里姆林宫的谈判，这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将要就一些棘手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作出决定。

此人就是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将军。

某些分析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说服苏联军界接受各种武器限制方面有着政治上的困难。据认为，他的情况同卡特的情况大同小异，卡特同某些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打交道有困难。

门格斯图动身前往古巴访问

【路透社伦敦四月二十日电】埃塞俄比亚通讯社报道，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今天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前往古巴进行正式访问。

这家通讯社发给路透社的一则电讯说，埃

【美联社伦敦四月二十日电】（记者：阿瑟·加弗向）英国外交大臣欧文今天预言，今年夏季将达成美苏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欧文说，他是根据美国国务卿万斯给他提供的情况作这种预言的。

欧文对记者说，万斯已向中央条约组织的外长们充分介绍了超级大国在目前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协议的前景。

欧文说：“有一种非常乐观的看法，认为今年能达成协议。事实上，如果在今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

万斯现在正在莫斯科讨论一些仍然有待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谈判代表解决的困难问题。他预定在星期日（二十三日）返回这里与美国的四个主要盟国商讨限制武器会谈的任何进展。

英国已邀请西德、法国和加拿大的外长来听取万斯的最新估计，并商讨主要的非洲问题和其它国际问题。

欧文说，五个西方大国星期日或星期一将在这里进行会谈，其主要目的是要统一他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看法。

【法新社伦敦四月二十日电】英国外交大臣欧文说，今天在这里结束的中央条约组织部长级会议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欧文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该组织阻止了美土关系的恶化，又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地看到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改善。”

欧文说：“巴基斯坦的贡献比上次的德黑兰会议上的贡献宝贵得多。”他还说，不存在巴基斯坦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问题。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欧文说，在私下会谈中，“我发现土耳其准备”就解决塞岛问题“进行非常认真的讨论”，又说：“这是符合中央条约组织的利益的。”

欧文说，中央条约组织的部长们注意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

访问的古巴外交部长马尔米耶卡的宴会上说：

“我可以代表苏联领导十分明确地说，苏共和苏联政府将尽量使苏古合作更加增进、更加卓有成效”。

马尔米耶卡说，我们认为，这次访问和会谈将有助于加深两国之间牢牢建立的广泛的多方面关系。

军事援助。

在哈瓦那，观察家们预料，这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埃塞俄比亚的事态发展问题，得到索马里支持的游击队在欧加登继续采取行动的问题和在埃塞俄比亚红海省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运动的问题。

欧文
在中央条约组织会议结束后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如美苏今夏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不会感到意外

西德总理派特使去美同卡特等会谈

【法新社华盛顿四月二十日电】据西德政府派来的使者霍斯特·埃姆克说，美国和苏联很可能在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签署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埃姆克在此和美国官员进行了三天的会谈。

埃姆克主要是同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裁军谈判小组负责人沃恩克讨论了安全和裁军问题。

埃姆克对华盛顿的访问是卡特总统和联邦总理施密特十二日在电话谈话中决定的，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澄清由于裁军以及美国关于向欧洲出售核燃料的政策而产生的种种误解。

【法新社华盛顿四月十七日电】西德总理施密特的特使霍斯特·埃姆克今天在这里同卡特总统和美国裁军负责人保罗·沃恩克举行了会谈。

据说，美国和苏联本周就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开始的新的一轮会谈的准备工作在议程上居首位。

观察家们说，他的访问同西德对卡特总统推迟是否开始生产有争议的中子弹作出决定一事抱有疑虑有关。

他们说，波恩政府担心，美国为了达成一项新的战略武器协议会作出太多的让步，而不去说服莫斯科放弃SS—20多弹头导弹和削减苏联在东欧，在西德的门前布置的坦克数目。

美报文章《总统的经济困阱》

说卡特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面临问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七日刊登克里坦登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总统的经济困境：通货膨胀、衰退和美元》，摘要如下：

在最近几周里，已经感到不安的公众连续遇到了各种各样使人迷惑不解的国家经济问题。加剧的通货膨胀、下跌的美元、陷入僵局的能源法案，创纪录的贸易逆差、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其他许多问题，已使政府再次慌慌张张地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打算平息人们担心今后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麻烦的日益增长的忧虑情绪。

经济学家指出，卡特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面临问题。

国内问题的一部分就是人们担心，现在已持续两年零十一个月的商业回升也许不久就会终止。

国内的慢性病是通货膨胀，随着经济迅速

回升，通货膨胀又重新出现。物价再次上涨的信号已经开始出现，再次发生通货膨胀的威胁是主要的国内问题。单是批发价格在今年头三个月就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三，达到年率百分之九点二。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所谓的基

本通货膨胀率（或者说固有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从一年百分之六上升到百分之七。

在国际方面，人们主要关心的是美元，在去年出现了三百一十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贸易逆差之后，今年二月又传出再次出现四十五亿美元的创纪录贸易逆差的消息，美元同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的比价就迅速下跌了。

币值不断下跌不仅使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股票市场的疲软更加严重，而且还使国外发出惊呼。在国外，出口商眼看着他们的商品价格抬得太高而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中央银行的银行家看着他们的货币供

应量剧增，投资者看着他们的美元财产的价值下降。

卡特政府对通货膨胀和美元这两个同时存在的问题作出的反应是广泛的、肤浅的。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但是观察家认为，大多数的措施不过是把很深的伤口包扎一下，如果不是在这些伤口上加盐的话。

保守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开明的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都说，也许有必要制订一项对物价和工资上涨规定某种限制的收入政策。美国商会和盖洛普民意测验上月对企业界负责人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一千一百个受到

内华达核试验场人员说

美至少进行过一次地下中子弹试验

【合众国际社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四月十九日电】内华达核试验场人员去年七月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说，在这个沙漠地区至少进行过一次地下中子弹试验，而且大概还不止一次。联邦官员没有否认这个消息。

除非出现意外的“漏洞”，否则，这类地下爆炸不会在大气层

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当中，有百分之四十四认为可能要实行正式控制。这种措施在过去一直遭到资方和劳方大叫大嚷的反对，他们都认为这种措施是不公正的，行不通的，最后将是无效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预料会对物价和工资实行控制的情况很可能是一种将会自行实现的预言。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企业家在政府还未采取行动制止他们以后提价之前，已在制订提高物价的标准，从而造成一种势必实行控制的局面。

如果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方针是在衰退与控制，两条困难的航道中找一条出路的话，那么它的美元的问题就在于根本找不到一条可取的航道。

中产生辐射。

一位熟悉这项计划的人士当时说：“在内华达试验场试验过中子弹，大概是在过去一年中试验的。”他说，一次试验性爆炸产生的爆炸力是如此微弱，以致科学家认为，就在最近试验场的地区也不会感觉到这次地下爆炸，所以就没有发表通常发表的试验公告。

日报谈南斯拉夫企业实行工人自治的文章

《不提高工资，经理就辞职》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五日登载该报特派记者白井的文章，题为《不提工资，“经理”就辞职》，摘要如下：

在东欧，走独立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南斯拉夫如今进一步大力加强“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制度”。他们认为只要经济基础巩固了，即使铁托总统逝世以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有保证的。记者（白井）最近到南斯拉夫当地考察了这种制度的实际情况，在这里，工人对一切基本问题，从生产到分配，进而到雇用，都有决定权。

南斯拉夫同生产资料归国有的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不同，生产资料，除去小规模的手工

业和单干农民以外，全属“社会所有”。宪法中提倡工人自己管理。南斯拉夫经济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由在各企业工作的工人自己亲自管理和经营。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重要特点。

南斯拉夫联邦新闻委员会作为工人自己管理的模范工厂给我介绍的是这个国家号称年产十亿第纳尔（合五亿五千六百四十八万美元）的最大服装制造厂“贝科”公司（贝尔格莱德服装公司）。

工人自己管理的特

点，是靠该公司的经营班子。

【美联社尼科西亚四月十九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到达塞浦路斯进行短时间访问，设法恢复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和谈。

【美联社尼科西亚四月十九日电】基普里亚努总统今天拒绝土耳其提出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并说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正式提交该建议之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接受这个建议等于是我们方面决定自杀，我们不做这样做。”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在尼科西亚的土族区同瓦尔德海姆进行了磋商之后也向记者发表了谈话。他指责希腊族人缺乏善意并且为了阻止美国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而拖延达成一个解决办法。

美国国会正在研究卡特总统提出要取消三年之久的武器禁运的要求，

希腊人反对在土耳其作出他们感到已足够的让步之前取消这种禁运。

基普里亚努说：“在土耳其现在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取消禁运的话，那它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登克塔什说，尽管塞浦路斯方面不认为土族的建议足以能恢复和谈，但“他们将让秘书长来决定是否要举行谈判”。

瓦尔德海姆说，根据今年一月达成的一个协议，将由他来断定土耳其的建议是否为他重新召集会谈提供了一个基础。他认为土耳其的建议是“具体的和实质性的”建议，但是他又说，这不应该被解释为“他们功劳的一个表示”。

【美联社尼科西亚四月十九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说，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很多分歧妨碍着重新举行和平谈判。

瓦尔德海姆在塞浦路斯作五小时访问结束之后离开这里时发表的声明中说，“基普里亚努总统向我解释了塞浦路斯希族方面的立场，显然双方对恢复两族谈判的基础仍然存在很多分歧。”

计划和判断，在国内外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获得利润，就能增加工资和进行设备投资。如果相反，就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工资或倒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南斯拉夫企业是一方面举起社会主义的招牌，同时比起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远远接近西方企业。

据“贝科”公司的经营者说，由于去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工人强烈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

这家公司的平均工资现在是四千一百第纳尔，今年也和去年一样，必须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然而增加工资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经理就有被“撤职”的危险。所以经理和经营委员会的成员都拼命扩大销售。

在南斯拉夫，经理可以被撤职，但法律规定不能解雇工人，在这样的原则下，经营班子是极为辛苦的。

瓦尔德海姆结束对塞浦路斯的访问

他说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很多分歧妨碍重新举行和谈

欧洲共同体谈吸收希腊等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法新社布鲁塞尔四月十七日电】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此间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一个报告说，九国共同体扩大而把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包括在内后将使共同体每年多付出十亿美元。并将使失业率大大增加。

尽管从政治理由来看扩大共同体是可取的，但是在农业方面将会出现可以估计到的问题，并可能会影响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机会。

就拿其生活水平低于共同体现有的平均生活水平的葡萄牙来说，可以想象在今后几年里将要对它提供特别援助。

在农业方面，这三个国家的加入意味着资产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农场面积增加百分之四十九和农场数目增加百分之五十七。

报告说，共同体在农业方面已经失去了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加重。葡萄酒、某些水果蔬菜以及橄榄油的过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在工业方面，一些已很敏感的部门的生产能力将会提高。

根据目前的统计数字，现在的九国和三个新成员国的失业人数将超过七百万。

报告最后说，总的说来，共同体增加三个国家后将难于按照总的经济水平行事。共同体的扩大对共同体来说意味着一个高增长率同时要

对葡萄牙提供特别援助。

委员会建议对这三个候补成员国实行一个分两阶段的十年过渡时期。

在头五年里，这三个申请国将使自己适应于共同体的章程。再根据这五年的情况决定是否允许他们再有五年的过渡阶段。

报告还建议，共同体扩大后应当更经常地采用多数通过的表决办法来取代现在实行的一致通过的表决制度。

西亚德总统回到摩加迪沙

他说此次访华是以两国达成有益的相互谅解而结束的

【法新社摩加迪沙四月十九日电】西亚德·巴雷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以反苏声明为其标志的正式访问后今天回到这里。这位索马里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同华国锋主席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这位总统最近没有公开地批评莫斯科，但是在他访问中国期间，他强烈地抨击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特别是克里姆林宫对非洲之角的政策。北京也谴责苏联使非洲之角的局势恶化，但没有谴责埃塞俄比亚。【美联社摩加迪沙四月十九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后今天回到了国内。他说，这次访问是

以两国间达成“有益的相互谅解”而结束的。巴雷在北京期间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人将向这个东非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没有提到军事援助。但是，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是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苏联去年停止向索马里供应武器后，并在

欧加登战争中全力支持邻国埃塞俄比亚后，索马里失去了主要的武器来源。巴雷回国后向索马里记者介绍情况时赞扬中国政府在北京给予他和他的代表团的“热烈、热情和同志般”的欢迎。【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四月十九日电】摩加迪沙电台说，巴雷的访问是富有成效的，并且又说：“可以肯定，西亚德的访问将加强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牢固的关系。”这家电台没有提及签订了任何军事方面的协议。

报日
边报
《东盟由于中国的支持而充满信心》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六日刊登该报驻新加坡记者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东盟得到外部承认，由于中国的支持而充满信心》，摘要如下：

东盟五国十五日在新加坡举行旅游贸易委员会会议，磋商了优惠贸易协定的补充项目协定。

加强东盟地区合作的步伐，虽然不快，但却更加扎实了。

象日本通产相河本从月底开始两次出访东盟和最近频频传来中国支持东盟的消息所表明的那样，东盟作为一个实际上的地区合作机构终于得到了外部的承认。

东盟继去年八月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议之后，又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对话，从而对和东盟地区周围的先进国家进行谈判的能力有了信心。

可以指出，一方面，东盟区域内的步调未必一致，此外，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东南亚所占的地位下降了。

不过，在对印度支那关系上明显地出现了不协调的泰国，从去年十月政变以后，由于江萨政权在同印度支那关系上采取了灵活路线，所以大体上消除了不协调的现象。另外，印度支那内部的形势也有变化，譬如越南、柬埔寨战争表面化了。而且围绕着处理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美国同东盟之间也出现了进一步密切关系的气氛。

另一方面，东盟不仅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共同体，而且和中东产油国也在积极地促进对话，而且三月份同阿拉伯产油国在马来西亚召开了东盟—西亚投资会议。

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人上个月访华的泰国总理江萨表示：全面赞同和支持东盟。

泰国的乌巴蒂外长从十三日起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各国转达中国方面的意向。在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还没有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两个国家同中国何时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当前中国和东盟关系的一个焦点。中国对东盟的支持，使东盟方面加强了信心。东盟认为，尽管中国的做法具有牵制苏联的意图，但中国毕竟还是承认了东盟本身。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日电】

题：园田外相“主张把领有权搁置起来”，并认为要防止侵犯就要签订条约

在二十日举行的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园田外相就侵犯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下同——本刊注）领海事件的处理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关系，表明了“搁置领有权问题”，赶紧重开日中条约谈判的想法。他说：“为了不再发生这类事件，重要的是签订日中条约。签订的时间已经迫近。”

园田外相是在答复

哈
克
结
束
访
问
沙
特
阿
拉
伯
回
国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四月二十日电】巴基斯坦军方铁腕人物齐亚·哈克将军说，他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盼望的任何领导，都将出自沙特阿拉伯。”这位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访问沙特阿拉伯一星期回来后在机场对记者说，他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为了同沙特国王哈立德讨论巴基斯坦的国内局势和双边关系。

齐亚对记者说，“我们讨论了一切可能性以及内部、外部和双方关注的一切问题。”记者问起是否会执行对前总理布托的死刑。

齐亚说，“这个问题太小了。我到沙特阿拉伯去不是为了讨论布托的命运。”

齐亚说，本来已经有的沙特—巴基斯坦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将为了互相合作而重新活动，并且将减少在完成发展计划方面的繁琐手续。

齐亚拒绝谈论具体的援助请求或赠与，他说，“我到沙特阿拉伯去不是为了收集援助。”巴基斯坦是沙特阿拉伯第三大的外援接受国。

齐亚说，沙特阿拉伯一向支持巴基斯坦，两国已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

他说，全世界的穆斯林盼望的任何领导都将出自沙特阿拉伯。”他又说，他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的“成功超过了我的期望”。

齐亚说，他已邀请哈立德国王和法赫德王储访问巴基斯坦，他们已接受邀请，但日期没有确定。

《园田认为要防止侵犯就要签订条约》

社会党议员小野明的问题时讲这番话的。

小野问道：“如果不决定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日中条约谈判就不能进行吗？”

外相解释说：“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先是台湾提出来，接着中国也基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立场提出了对尖阁列岛拥有领有权。日本在一九七二年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中，表示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主张。”

接着，外相又表明了下述立场：（一）如果等待解决尖阁列岛领有

权，就必须等待解决台湾问题；那样就不知道（日中条约）何时才能签订；（二）日中条约的缔结和尖阁列岛问题都应该回到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上来；（三）为了不再发生这类事件，重要的是签订条约。

另外，园田外相在谈到今后的安排时谈了这样的想法：“首先应

让渔船撤出领海，日中之间就侵犯事件进行对话，以取得谅解。这一步结束后，再象以前那样就恢复日中条约谈判问题谋求政府、执政党和国民的理解。”

外相就日中条约的缔结问题，强调想早日缔结。他说：“联合声明中商定的事就等于条约，不遵守就会在国际上失去信任。我认为（缔结的时期）已经迫近。”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日电】题：中国渔船仍然在领海外集结 那霸电：在尖阁列岛海域的中国渔船队，二十日晨退到距领海约二十公里的海域。但是，后来又停止了移动，到下午五时为止，仍继续在该海域停泊。

日本成立一机构研究日文汉字简化问题

【本刊讯】日本《大和新闻》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国字简化恳话会成立，近将提出三百个简化字，有人强烈反驳说“将引起混乱”》，摘要如下：

以参院议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小柳勇（社会党）为中心的“国字简化恳话会”的成立大会，二十五日在东京永田町参院会馆举行。

在研究如何发表文件的同时，决定在五月十三日召开第二次大会之前设置小组委员会，整理每人提出的三百字左右的简化字草案，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研究：

（一）重新研究我国现在使用的简化字；（二）重新研究我国草书中成为中国简化字的字；（三）是否可以使用中

国简化字中日本能用的字。

小柳说：“要把一千八百五十个常用汉字和一千九百九十一一个教育汉字归纳为一个范围，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研究可以简化的字。如果可能，就把文字简化到十划以内，向国民提出易读、易写、易记的美观的简化字草案，以减轻学习汉字的负担，便于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有助于日中两国汉字的统一。要以此来发展日本的文化。”

而且，他还列举了“简化字”的一种优点，他说：“每年有三百万人访问中国。简化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这些人理解中国字。”

据说，国字简化恳话会今后方针是在五月举行的大会上把中国的简化字汇集成册，赠送给访华的人。在五月的

大会上提出的草案究竟怎样，小柳没有详谈，只是说：“斗（鬪）、仇（讎）、卫（衛）等字，在日本也已在使用。”不过，一般日本人难以熟识的简化字很多。但是，小柳说：“如果可能，就把研究出来的简化字草案提交给明年三月召开的国语审议会会议。”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把中国式的简化字强加给国民。

不过，他又说：“仇（讎）这个字已在国民当中普及，如果象这个简化字已得到公认那样，日中统一的简化字也在国民中普及就好了。”

据说，开展简化字运动的经过是，因为多谷千香子在去年九月三日的《朝日新闻》论坛上提出把日中两国的汉字统一起来的呼吁，所

以，在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时，小柳等人对中日友好协会付会长张香山和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作了工作，结果决定：（一）中日两国设置简化字研究委员会；（二）两国互相提出过去整理的资料，迅速进行研究；（三）可以搞能够统一的简化字。

但是，据说，“因为在统一简化字方面有些勉强，所以虽有统一的可能，但目前仍处于要研究的阶段。”

关于这一点，同国语有关的很多人都认为：“与其说是为了国民，也许莫如说是另有企图。”接受文化厅的要求，为调查汉字的简化字而访问了中国的很多学者说：“中国的简化字，其目的、背景和社会形势与日本根本不同。如果按文字相同这一点把简化字统一起来，在日本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

【本刊讯】日本《全貌》月刊二月号刊登该刊通讯员清永高志的文章，题目是《亲眼目睹“人民中国”印象记》，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很少有人坦率地谈谈他所见到的中国。都是些“太好了，太好了”之类的话，根本不传达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这篇报道摒弃了这种“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我于去年十一月去越南，其间路过中国，第二次看到了共产党中国。我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曾在中国作过三个多星期的旅行。

一感冒，药费就高达五万几千日元。我是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去广州的。从深圳到广州票价是人民币三元五角（合五百二十五日元）。软席，也就是一等车的价钱，如果换算成日元，那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月收入来看，并不算便宜。越南也一样。

因为，中国一般人的月收入大约是五十到八十元（一元合一百五十日元），由此看来，可以说，中国的车费是偏高的。

两年前，上海到北京（约一千三百公里）的票价是三十四元六角。加快费七元八角、软卧四十元八角，共计八十三元二角，计算的结果是，只一个单程一个月的工资就用完了。

在广州，住东方宾馆，两个床位的房间一晚上一十一元。向外国人开放的饭店，费用大体如此。

在广州，参观了动物园，到烈士陵园观赏了菊花展览。

动物园的门票是一角，换算成日元是十五元。中国人的收入大约是我们的十五分之一，因此，正好是这个数字的十五倍。

有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什么都不要钱，这是错误的。从外国来的旅游者因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多容易发生误解。

照收电车费及交通费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公园也多半收门票，在医院取药也要付相当高的药费。

我在满洲生了病，虽然患的是感冒，但收了二十四元一角五的药费，我记得，当时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单纯地换算成日元就是三千六百多元，再把它扩大十五倍，我想，贵的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是五万几千日元。不过，我是从大医院得到的药，而中国的一般居民，不用说医院，就是有叫做“赤脚医生”的保健医生能给看看病就算不错了。从这种医疗情况来看，这也许算是不错的了。

其后，在广州，我们被带到了珠江边上的友谊商店，并参观了邻近的百货商场南方大厦。因为曾在北京、上海等地看过百货商场，并不感到惊讶，但商场内光线之暗、品种之少完全一样。

走出百货商店，街上已经是黄昏了。大群的蝙蝠在珠江边上鸣叫飞午。

晚上，在中山纪念堂看芭蕾舞。看的是中央歌午团演出的“骄杨”。“骄杨”似乎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杨”的意思，内容是歌颂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南京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我问译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存在吗？”我这一问，你猜怎样了。

她忿怒到了极点，斥责说：“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你问的不是蒋介石反动派吗？”

我知道国民党是蒋总统的党。笔者所问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以才问一问，不过，答案就是上面那样。

这且不谈，而“骄杨”却是平淡无奇的。

访华团拙劣的奉承露出了破绽。要说宗教，日本也有“中国崇拜教”。这就是，不管甚么都是中国的好。

这伙人说，中国没有小偷，没有苍蝇，清洁，勤劳。

尽管以肤浅的“体会”来下结论是危险的，但要叫我说，我不能不说这一切说法都是错的。

对方的人自己也承认：“是这样，还有偷自行车的小偷。大家不都锁着锁吗！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也还有……”

日本《全貌》月刊载文《亲眼目睹“人民中国”印象记》

该刊编者说这篇报道“屏弃了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要说清洁的话，的确，北京饭店、锦江饭店等外国人用的饭店没有一只苍蝇，很清洁。但除此以外就不同了。

岂止不同，我觉得比日本还差。夏天，在首都北京也还有传染病流行，在街道食堂等地方甚至还贴有“严防病从口入，不吃腐烂变质食品”、“食具用具有器要洗净消毒”和“预防肠道传染病，生吃瓜果要洗净”的标语。

在中国旅行，令人最不愉快的是本国的伙伴，也就是日本人的过分奉承和逢迎。

这些奉承是“中国真了不起；十年后，不，五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工业、农业、还有体育……”。由于对中国的奉承，团员B君受到了中国共青团的一个青年的有力反驳。他说：“不行啊！同日本相比还差得远呢！我们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正象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努力，想在本世纪有所发展，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过分的奉承会使对方感到不快，受到轻蔑。而且，对不说真话的也会不高兴。

翻译Q先生问农民代表C，“日本的农业怎样？”这个代表的回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他回答说：“日本的农业很难办。即使生产也被压价收购了，肥料也很贵，还必须归还买农机具的钱……”

他担心这样说太过分，可能引起误解，又把话拉回来说：“尽管这样说，但是有汽车，也可以到国外旅行。因为都是自耕农，劳动得越自己挣的钱越多，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Q先生听了这个说法大吃一惊，反问道：“自耕农！是不是佃户？”当了十几年翻译的老手竟是这样，他似乎认为“日本的农民在受地主的剥削”。

日本来华访问的众多的农民代表团都说了些什么？我想是应该受到责问的。

上海小提琴手的命运 要说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发生的一桩事情。

那是在访问鲁迅旧居的时候，正当我们在听当地的负责人讲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非常动听的演奏小提琴的声音。

不错，是门德尔松的小提琴狂想曲E小调协

香港《明报》社评

《欢迎中国出土文物已览》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欢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社评，全文如下：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于昨天开幕，对于香港人自然是好消息。这些文物珍贵之极，在考古学与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即使身在大陆之人，也不容易见到。过去几年中先后在欧美、澳洲等地展出，引起了重大注意。这次在香港展出，可见中共对于香港这地区十分重视。据说，其中有少数展出品，在中国乃是孤本，中共曾有决议，不准运到国外展览，以免万一受到损失，但香港不算“国外”，因此可以来港。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不识宝”之人，看古

物宝贝，或许和看复制品也无多大分别，这些珍贵文物在考古学、历史、艺术、技术等方面的意义，不大能领略得到。但作为中国人，看到五六千年前我国的祖先在文化上已有这样高的造诣，自不免有一份自豪感。身在海外之人，颇有以中国能制原子弹，看到银幕上大军列队而过的威风场面而感到自豪的，这种民族感情当然也大可理解。然而中国素来是重视文化价值的民族，我们与其为“武装强大”而自豪，不如为文化优秀而自豪。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种保卫工具，为了抵御外侮，免于国族沦亡，不得不有。但在任何时期，始终是消极性的。文化上的成就与创造，才真正具有永久性

的积极价值。我们欢迎这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是对于中国深厚文化的珍视，出于对中国土地与人民的热爱。许多人身在海外，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回中国大陆去，或许短期回去观光，又重到海外定居，或许归化了作外国公民。但就算在国外数代，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了，文化上与中国仍有深厚的联系。思想感情、行事处世，往往脱不了中国风格。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海外华人可以已与中国毫无关系，但文化的纽带是永远割不断的。那是很宝贵的纽带，值得维系。

出土文物只是死物，然而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中国文化也并不都是好的，

奏曲。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到来而作的示威呢？我觉得，在中国演奏西方乐曲就象我国在战争年代放爵士乐唱片那样需要有勇气。

果然，有几个象治保部门的妇女跑过来，向那个有勇气的人的公寓跑去。大声地喊了几声，琴声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其后，他（或许是她）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肯定受到了当局的监视。

这也许可以说是同国际城市上海相称的事件。至今我还不由得想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在下榻的锦江饭店的一间房间里，由于暗淡的心情所驱使，同朋友一起嚷着“为勇敢的人，干杯！”而一饮而尽。

“情侣之多”使我感到吃惊。那是在码头上的事。我同朋友走出饭店两人一起到外面散散步，使我大吃一惊。总之，到处都是情侣。右手搭在肩上，对方的左手也反过来搭上，这种情景屡见不鲜。

这倒没有什么，但可笑的是在第二天举行的同共青团的一次座谈会。我说：“同北京相比，上海的情侣似乎要多些……”对方一听就火了，说：“你说的情侣，那也许是兄妹，也许是夫妇，也许是一般的朋友，或许是订了婚的人。”

我并不是以责备的口气提问题，但对方只是说晚婚为好，选择对象要重视思想，完全使人感到迷惑不解。我刚想谈一点不顺心的事，得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叫我说甚么好呢？

专供外国人参观用的幼儿园的女孩 中国的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旅游者根本不了解的。因为给别人看的地方肯定都是属于上层的东西，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听到了因某种原因作为另一个参观团的一员的人谈到访问同样是这个幼儿园的情形。据他说，似乎是在同一个地方，站着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受到的是同样的欢迎。

也就是说，到中国旅行的人恐怕全部都是按已规定的路线走的。

因过分奉承使人感到恶心的B先生，可能是要实现他的初衷，为了纪念参观大庆，把回国后生的男孩取名为大庆。

这样一些东西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

同中国的交往不是应该十分留神吗？

★ ★

秦俑之类，更代表了专制暴虐、残酷镇压人民的制度。但其中也有优美浑厚、肯定人生、发扬人性的一面。在任何时代中，都有残酷与不幸，也有光明与欢乐。中国文化自来就是正与负，阴与阳两个方面交织而成的。所有古老的文明，除了印度与中国之外，全部已毁灭了，中华民族今日仍能巍然独存，那表示中国文化毕竟是正面胜于负面，这个民族有资格长时期地生存于天地之间。

我们欢迎中共当局能在香港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展出，更欢迎中共对于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中国文化当然并不只是出土文物。

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热切希望文革期间大举摧残中国文化艺术的种种举动，从此不再见之于中国。

【本刊讯】日本《全貌》月刊二月号刊登该刊通讯员清永高志的文章，题目是《亲眼目睹“人民中国”印象记》，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很少有人坦率地谈谈他所见到的中国。都是些“太好了，太好了”之类的话，根本不传达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这篇报道摒弃了这种“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我于去年十一月去越南，其间路过中国，第二次看到了共产党中国。我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曾在中国作过三个多星期的旅行。

一感冒，药费就高达五万几千日元。我是从香港、九龙乘火车去广州的。从深圳到广州票价是人民币三元五角（合五百二十五日元）。软席，也就是一等车的价钱，如果换算成日元，那是太便宜了。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月收入来看，并不算便宜。越南也一样。

因为，中国一般人的月收入大约是五十到八十元（一元合一百五十日元），由此看来，可以说，中国的车费是偏高的。

两年前，上海到北京（约一千三百公里）的票价是三十四元六角。加快费七元八角、软卧四十元八角，共计八十三元二角，计算的结果是，只一个单程一个月的工资就用完了。

在广州，住东方宾馆，两个床位的房间一晚上一十一元。向外国人开放的饭店，费用大体如此。

在广州，参观了动物园，到烈士陵园观赏了菊花展览。

动物园的门票是一角，换算成日元是十五元。中国人的收入大约是我们的十五分之一，因此，正好是这个数字的十五倍。

有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什么都不要钱，这是错误的。从外国来的旅游者因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多容易发生误解。

照收电车费及交通费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公园也多半收门票，在医院取药也要付相当高的药费。

我在满洲生了病，虽然患的是感冒，但收了二十四元一角五的药费，我记得，当时使我大吃一惊。如果单纯地换算成日元就是三千六百多元，再把它扩大十五倍，我想，贵的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是五万几千日元。不过，我是从大医院得到的药，而中国的一般居民，不用说医院，就是有叫做“赤脚医生”的保健医生能给看看病就算不错了。从这种医疗情况来看，这也许算是不错的了。

其后，在广州，我们被带到了珠江边上的友谊商店，并参观了邻近的百货商场南方大厦。因为曾在北京、上海等地看过百货商场，并不感到惊讶，但商场内光线之暗、品种之少完全一样。

走出百货商店，街上已经是黄昏了。大群的蝙蝠在珠江边上鸣叫飞午。

晚上，在中山纪念堂看芭蕾舞。看的是中央歌午团演出的“骄杨”。“骄杨”似乎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杨”的意思，内容是歌颂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南京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我问译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存在吗？”我这一问，你猜怎样了。

她忿怒到了极点，斥责说：“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你问的不是蒋介石反动派吗？”

我知道国民党是蒋总统的党。笔者所问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以才问一问，不过，答案就是上面那样。

这且不谈，而“骄杨”却是平淡无奇的。

访华团拙劣的奉承露出了破绽。要说宗教，日本也有“中国崇拜教”。这就是，不管甚么都是中国的好。

这伙人说，中国没有小偷，没有苍蝇，清洁，勤劳。

尽管以肤浅的“体会”来下结论是危险的，但要叫我说，我不能不说这一切说法都是错的。

对方的人自己也承认：“是这样，还有偷自行车的小偷。大家不都锁着锁吗！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也还有……”

日本《全貌》月刊载文《亲眼目睹“人民中国”印象记》

该刊编者说这篇报道“屏弃了偏见，以日本人的眼光谈了访华过程中的体会”

要说清洁的话，的确，北京饭店、锦江饭店等外国人用的饭店没有一只苍蝇，很清洁。但除此以外就不同了。

岂止不同，我觉得比日本还差。夏天，在首都北京也还有传染病流行，在街道食堂等地方甚至还贴有“严防病从口入，不吃腐烂变质食品”、“食具用具有器要洗净消毒”和“预防肠道传染病，生吃瓜果要洗净”的标语。

在中国旅行，令人最不愉快的是本国的伙伴，也就是日本人的过分奉承和逢迎。

这些奉承是“中国真了不起；十年后，不，五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工业、农业、还有体育……”。由于对中国的奉承，团员B君受到了中国共青团的一个青年的有力反驳。他说：“不行啊！同日本相比还差得远呢！我们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正象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努力，想在本世纪有所发展，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过分的奉承会使对方感到不快，受到轻蔑。而且，对不说真话的也会不高兴。

翻译Q先生问农民代表C，“日本的农业怎样？”这个代表的回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他回答说：“日本的农业很难办。即使生产也被压价收购了，肥料也很贵，还必须归还买农机具的钱……”

他担心这样说太过分，可能引起误解，又把话拉回来说：“尽管这样说，但是有汽车，也可以到国外旅行。因为都是自耕农，劳动得越自己挣的钱越多，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Q先生听了这个说法大吃一惊，反问道：“自耕农！是不是佃户？”当了十几年翻译的老手竟是这样，他似乎认为“日本的农民在受地主的剥削”。

日本来华访问的众多的农民代表团都说了些什么？我想是应该受到责问的。

上海小提琴手的命运 要说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发生的一桩事情。

那是在访问鲁迅旧居的时候，正当我们在听当地的负责人讲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非常动听的演奏小提琴的声音。

不错，是门德尔松的小提琴狂想曲E小调协

香港《明报》社评

《欢迎中国出土文物已览》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欢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社评，全文如下：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于昨天开幕，对于香港人自然是好消息。这些文物珍贵之极，在考古学与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即使身在大陆之人，也不容易见到。过去几年中先后在欧美、澳洲等地展出，引起了重大注意。这次在香港展出，可见中共对于香港这地区十分重视。据说，其中有少数展出品，在中国乃是孤本，中共曾有决议，不准运到国外展览，以免万一受到损失，但香港不算“国外”，因此可以来港。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不识宝”之人，看古

物宝贝，或许和看复制品也无多大分别，这些珍贵文物在考古学、历史、艺术、技术等方面的意义，不大能领略得到。但作为中国人，看到五六千年前我国的祖先在文化上已有这样高的造诣，自不免有一份自豪感。身在海外之人，颇有以中国能制原子弹，看到银幕上大军列队而过的威风场面而感到自豪的，这种民族感情当然也大可理解。然而中国素来是重视文化价值的民族，我们与其为“武装强大”而自豪，不如为文化优秀而自豪。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种保卫工具，为了抵御外侮，免于国族沦亡，不得不有。但在任何时期，始终是消极性的。文化上的成就与创造，才真正具有永久性

的积极价值。我们欢迎这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是对于中国深厚文化的珍视，出于对中国土地与人民的热爱。许多人身在海外，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回中国大陆去，或许短期回去观光，又重到海外定居，或许归化了作外国公民。但就算在国外数代，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了，文化上与中国仍有深厚的联系。思想感情、行事处世，往往脱不了中国风格。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海外华人可以已与中国毫无关系，但文化的纽带是永远割不断的。那是很宝贵的纽带，值得维系。

出土文物只是死物，而不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中国文化也并不都是好的，

奏曲。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到来而作的示威呢？我觉得，在中国演奏西方乐曲就象我国在战争年代放爵士乐唱片那样需要有勇气。

果然，有几个象治保部门的妇女跑过来，向那个有勇气的人的公寓跑去。大声地喊了几声，琴声一下子就停下来了。其后，他（或许是她）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肯定受到了当局的监视。

这也许可以说是同国际城市上海相称的事件。至今我还不由得想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在下榻的锦江饭店的一间房间里，由于暗淡的心情所驱使，同朋友一起嚷着“为勇敢的人，干杯！”而一饮而尽。

“情侣之多”使我感到吃惊。那是在码头上的事。我同朋友走出饭店两人一起到外面散散步，使我大吃一惊。总之，到处都是情侣。右手搭在肩上，对方的左手也反过来搭上，这种情景屡见不鲜。

这倒没有什么，但可笑的是在第二天举行的同共青团的一次座谈会。我说：“同北京相比，上海的情侣似乎要多些……”对方一听就火了，说：“你说的情侣，那也许是兄妹，也许是夫妇，也许是一般的朋友，或许是订了婚的人。”

我并不是以责备的口气提问题，但对方只是说晚婚为好，选择对象要重视思想，完全使人感到迷惑不解。我刚想谈一点不顺心的事，得到的却是千篇一律的回答，叫我说甚么好呢？

专供外国人参观用的幼儿园的女孩 中国的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旅游者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给别人看的地方肯定都是属于上层的东西，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听到了因某种原因作为另一个参观团的一员的人谈到访问同样是这个幼儿园的情形。据他说，似乎是在同一个地方，站着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受到的是同样的欢迎。

也就是说，到中国旅行的人恐怕全部都是按已规定的路线走的。

因过分奉承使人感到恶心的B先生，可能是要实现他的初衷，为了纪念参观大庆，把回国后生的男孩取名为大庆。

这样一些东西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

同中国的交往不是应该十分留神吗？

秦俑之类，更代表了专制暴虐、残酷镇压人民的制度。但其中也有优美浑厚、肯定人生、发扬人性的一面。在任何时代中，都有残酷与不幸，也有光明与欢乐。中国文化自来就是正与负，阴与阳两个方面交织而成的。所有古老的文明，除了印度与中国之外，全部已毁灭了，中华民族今日仍能巍然独存，那表示中国文化毕竟是正面胜于负面，这个民族有资格长时期地生存于天地之间。

我们欢迎中共当局能在香港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展出，更欢迎中共对于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中国文化当然并不只是出土文物。

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热切希望文革期间大举摧残中国文化艺术的种种举动，从此不再见之于中国。